



520.1(2)  
5214<sub>2</sub>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選集

高植譯

幼年·少年·青年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重慶市圖書館審查證字第九三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一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號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銀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譯文叢書  
幼年 少年 青年  
托爾斯泰著  
高植譯

定價金圓二元四角

譯者附記

工作——寫作或翻譯——每不能如願進行。工作的對象與準備，工作時的環境與情緒，及其他條件，每不能美滿而調諧，尤其是在目前戰爭期間。

現在買書借書都非常困難，在非常困難的情形中，承邵力子先生惠借原書，朱允潛先生惠借英譯本，譯者永為銘感，謹致謝忱。

原文是在一九二九年莫斯科國家出版局扞氏全集第一卷中。英譯本是一九二八年牛津大學托氏百年紀念版的第三卷，卷前Preface的序文簡明扼要，爰譯出附冠書前。

英譯本中有些註解也譯出附麗。校閱一過，尙無很不對的地方，這當然是英譯本之助。（這個譯本較為完全，英譯本有缺少。）譯者於工作進行中曾被書中的描寫喚起十五年二十年前的生活情趣。假如讀者也能得到這一點，這書不是徒徒地譯出了，而這書的文學價值無須我在此多說的。

牛津托氏百年紀念版

William Lyon Phelps

自一八三二年歌德逝世後，在文學史上，托爾斯泰的孤獨的崇禱是沒有倫比的。在一九二八年，對於這個問題：「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無論批評家抑或一般讀者，都不能有一致的回答。但是從一八九〇到一九一〇，在他的生活的最後二十年間，假如舉行普遍的投票，則結果的票數會給托爾斯泰一個支配的多數，超過所有的競爭者。

雖然在血統上，門第上，及早年環境上他是純然俄國的人，他却是和莎氏比亞同樣特別顯然地屬於全世界的。文學上的奇事之一，便是一個如此澈底而又澈底的俄國的作家，會奪取並佔有千百萬外國人的理智與情感。

俄國小說好像德國音樂——是世界上最上的。在其他的差異之外，有兩個特點使得俄國文學與英法、西、意的甚至德國的文學不同。俄國古老；俄國文學，若就其令世界發生興趣這一點上看來，却是新的。俄國文學與美國文學是孿生子，彼此

只在年齡上相似。在十九世紀初年，美國文學起始好像一個學語的、模仿英國父母的嬰兒。俄國文學起始好像一個從八個世紀的睡眠中醒轉過來而能言語的巨人。似乎是世界曾經久已注視這個巨人的睡眠，詫異着在他醒轉時他要說些什麼。

第二個差異之點是由于在南歐及西歐發生了那麼大影響的文藝復興，並沒有影響俄國。俄國文學傳統之比較的缺如，這也許是部分的原因。當偉大的俄國人開始寫小說時，他們無須對抗壓迫的傳統。他們僅僅表現人生。

在他的大部分的事業中，托爾斯泰，因為他精神上的內戰，是一個不幸福的人。假如有人例證了「保羅達羅馬人書」中的第七章，這個人便是托爾斯泰。假如他是較不熱情或較不方正，他或許更接近寧靜。

似乎他要我們相信，當他年屆五十而接受了基督教的習慣時，他的生活上發生了重大的改變；但是沒有人能夠閱讀他的日記而不看到他始終是同一個人。實際上他的所有的小說都是自傳式的，按照一般的意義，這對於人類思想所產生的一切都是正確的；但是托爾斯泰的小說是自傳式的而屠格涅夫的，切霍夫的，甚至道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說却不是的。從「幼年少年青年」到「黑暗中的光明」（真正說明他最後逃開家庭的戲劇），托爾斯泰的書都是懺悔式的。這是他的小說似乎那麼驚人

地忠實于生活的一個原因。他們似乎忠實，因為牠們是忠實的。

在他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之前，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中寫過，那妨礙正直道路的事三件事情是賭博，情慾，虛榮。他寫着，「在一己幸福之外而無其他目標的人是壞人。以他人之稱譽為目標的人是弱者。以他人之幸福為目標的人是善人。以上帝為目標的人是偉人！」

一八五二年九月六日，托爾斯泰的第一篇文學作品，僅以首字母署名的幼年，發表在俄國的刊物上。他寄這篇原稿給編輯時，僅存着一種微薄的希望——這稿子「可用」。在採用的信來到時，托爾斯泰感覺到了每個尚能記得他的初次投稿嘗試的人所有的所了解的那種喜悅。「牠使我快樂到愚蠢的程度」，他這麼寫在日記裏。出版人誠意地稱贊這個青年的天才，並為他的「簡單與真實」所感服，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這些正是他的後來的作品的基本特質。少年出現于一八五四，青年出現于一八五七。當道斯托也夫斯基在西比利亞得到兩冊登載着幼年與少年的刊物時，他被感動了，他寫了信問朋友，「這位神祕的 I. n. T. 是誰呢？」在少年與青年發表的中間，屠格涅夫寫到這位新人，「當這酒釀成時，便有宜於諸神的飲料了」。幼年、少年、青年不是偉著，但即使這就是我們得自作者的一切，我們也會明

白這是一個偉人所寫的。在生活多于藝術這一點上，牠類似他所有的後來的作品。牠充滿着清哲的觀察，照像的詳細；牠在結構的美麗上所缺的，在可確證的真實上得到了補償。我們不是讀這本書，而是生活在這本書裏。我們共感這個少年的經驗，因為雖然他是俄國環境中的俄國人，我們却在內心裏感覺到他的行為與思想的真實。在文學上第一次出現了托爾斯泰的那種風格，從某一觀點看來，這簡直不是一種風格。

托爾斯泰的風格與喬治·麥來迪斯或亨利·詹姆斯的風格的差異，即是玻璃板與染色玻璃的差異。驚人的婚姻與金碗炫示了如此華美，如此複雜，如此機巧的一種風格，我們只能看着牠，而不能看透過牠；我們是如此羨慕這種風格，以致我們不能總是清醒地看到結構或人物；這種風格是華麗的，但是不透明的。按照這樣的意義，托爾斯泰是沒有風格的，沒有習氣的。我們看見人物與故事的進展而不感覺到任何中間物。假若玻璃窗洗得合式，你透過玻璃看着街上的東西，你不知道這窗子是關着還是開着，——即是說，你不知道玻璃是不是在那里，——所以甚至在讀托爾斯泰的這個早年作品時，除了實際上所發生着的事情，我們不感覺到任何東西



我以為俄國小說的一個優點乃是牠的眞誠；亨利·詹姆斯說過屠格涅夫的腦子不含有「一針尖兒」的偏見。現在托爾斯泰的腦子裏有很多偏見，這表現在他的談話和他後來的論文中。但作為一個文藝作家，他一點偏見也沒有。拿着筆在手裏時，他是世界上最誠實的人。他並不比照相機的感光片有更多的偏見。我以為他比別的任何小說家更近乎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而觀察事物。

幼年少年青年具有那種無比的眞實——牠和舞台上的自然(Naturalness)同樣有力而奇怪地感動我們。且看對話是如何乾脆如何富有含意；好像是我們聽見了牠們。再者，雖然作者未能達到材料的控馭，這本書的三部分却是命名正確的；這是一個前進，一個發展，而不是一個變化。主人公通過幼年的思想與觀察而前進到少年與青年。任何在大學——劍橋，牛津、耶魯，哈佛——做過學生的人，將因為叫作「大學」的那一章裏詳情的絕對眞實而驚駭。各班學生都在那里，新生對他們的感想，對這種新經驗的感想，恰似我們所能記得的。這里一如別處，托爾斯泰表示出沒有客觀的詳情逃開了他；無論牠是多麼瑣屑；沒有內心的沉思是在他的把握之外，無論牠是多麼不可捉摸。

序版念紀年百津牛

VI

也許還需要加一句，這本書雖是青年托爾斯泰許多經驗的正確敘述，牠却是一本小說，不是傳記。

致讀者

我不免作家們的普遍弱點——致言讀者。

這種致言大都是爲了獲得讀者的好感與寬容。讀者，我也想向你說幾句；但爲了什麼目的呢？我真不知道——讓你自己去判斷吧。

每個作者——就其最廣義而言，無論他寫作的是什麼——一定會向自己設想：他的著作將發生什麼影響。爲了想像我的作品將發生的印象，我心目中必須有某一特種的讀者。

除非我心目中有了某一特種的讀者，我如何能夠知道我的作品會不會合意呢？一部分會許合意這個人，另一部分合意另一個人，或者合意這個人的又甚至會許爲別的人所不歡喜。任何坦白地陳述的思想，無論多麼複雜，任何明白地表現的幻想，無論多麼荒謬——不會得不到某些人的同情。假如牠們能夠在這個頭腦裏產生，牠們定會找到別的頭腦發生反應。因此任何作品一定合意，但不是任何作品會全部地令人合意。

## II

當一篇作品合意什麼人的時候，則這篇作品在我看來是完善的。每達到那種完善——每個作者希望得到完善——我只能找到一種方法，就是對於所期望的讀者的頭腦，品性，嗜好，要形成一個明白清楚的概念。

所以我要藉描寫你而開始我對你、讀者的致辭。假如你發現你不類似我所描寫的那種讀者，就不要讀我的小說——你可以按照你的性格去找別的小說。假若你正是我所想像的你，我堅決地相信你將愉悅地閱讀我的作品，特別是因為在每一好的段節中，那激勵我的，並使我免掉我會許寫出的愚蠢文字的思想，也將令你合意。

要承認你是我所選定的讀者之一，對你的要求是很少的：只要你是感覺靈敏的，就是，在回想你至誠地所愛的一個人物時，要能夠有時由內心意地去同情，甚至撒些眼淚，只要你歡喜他而不覺得羞恥，只要你愛你的回憶，只要你是一個信教的人，只要你讀我的小說，尋找那抓住你的心的部分，而不是找那使你發笑的部分，只要你不因嫉妬而輕視好團體，即使你不屬於這個團體，但要沉着地冷靜地看待牠——我就認為你是在我的選擇人物之內。總之，你要做一個有了解力的人——這個人，當我得以認識他的時候，無須要我說明我的感覺與意向，但我看到他了解我，

我的心靈的每一音調在他心中找到反應。要把人分爲智慧與愚蠢，或者好與壞，這是困難的，我甚至覺得是不可能的；但在善了解與不善了解之間我覺得有那麼顯明的界線，我不覺地在我所認識的一切人當中畫出這條線。善了解的人的是主要顯著的特徵乃是和他們交往時的快樂——我們無須向他們說明，或解釋任何東西，但可以充分信任地把很含糊地表現的觀念傳達給他們。在感覺之間有一些微妙的無從捉摸的關係，牠們尚沒有明白的言語表現，但牠們是很明白地被了解的。我們可以向這種人勇敢地提出這種感覺與關係，說出條件。所以我的第一個要求是了解。現在爲了我的風格的粗糙以及有些地方缺少流暢，我要向你，我的讀者，作一辯白。我預先相信，當我向你說明牠的理由時，你不會苛求的。我們可以有兩種方法唱歌：從喉嚨裏唱，從胸膛裏唱。從喉嚨裏唱出的聲音，比從胸膛裏唱出的聲音更加柔韌，但在另一方面，牠却不感動你的心靈，這不是真的嗎？反之，胸膛的聲音，即使較爲粗陋，却深深感動你。至于我，即使是在最平凡的曲調中我聽到了胸膛深處發出的音調，淚水會不自覺地湧到我的眼睛裏。在文學中，情形是相同的：我們可以從理智裏去寫或者從情感裏去寫。當你從理智裏去寫的時候，文字會順從地流利地落在紙上；但當你從情感裏去寫的時候，有那麼多的思想擁進你的腦子，那麼多的

意象擁進你的想像，那麼多的憶念擁進你的心，以致字句成爲不精確，不充分，不順從，粗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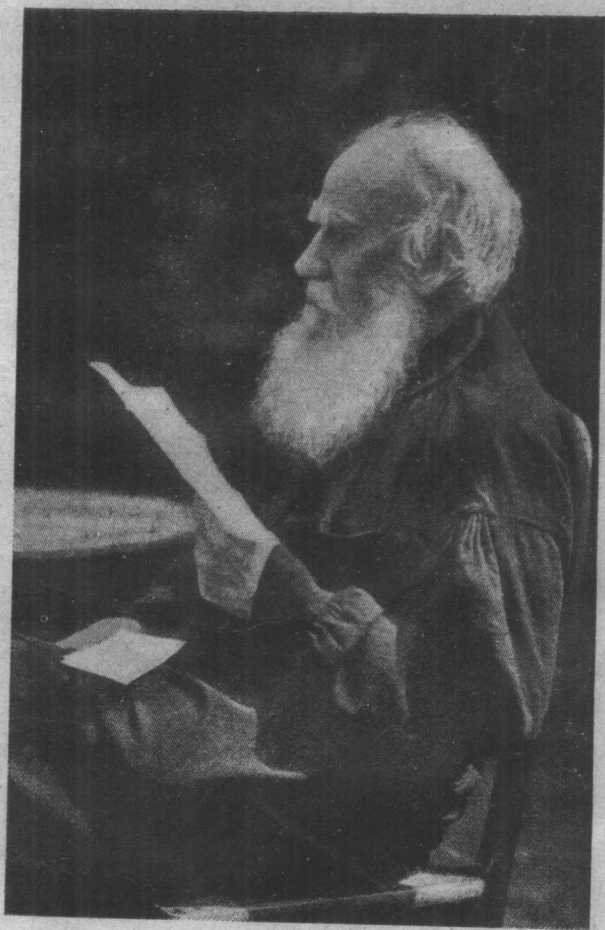
這也許是我錯誤，但當我着手從我的理智裏去寫時，我總是抑制我自己，並試圖只從情感裏去寫。

我一定還要向你承認一個奇怪的偏見。

按照我的意思，一個作家的、一個寫文章的作者的、人格，幾乎是詩的人格；因爲我用自傳的形式寫作並希望儘可能使你對我的主人公發生興趣，我希望不留下著作氣派的任何痕跡，並因此避免了著作氣派的一切習氣，例如學術名辭與形式的修整文句。

幼

年



Lev N. Tolstoy (1828—1910)



第一章 教師卡爾勒·伊發內支

一八××年八月十二日，正在我的第十個生日（在這天我收到了一些那麼奇異的禮品）後三天，早晨七點鐘，卡爾勒·伊發內支用棒上綁着糖紙的蠅拍打一個正飛在我頭上的蒼蠅，把我弄醒了。他打得如此笨拙，以致碰到了掛在橡木床架上的我的守護神的小像，死蒼蠅正落在我頭上。我從被褥下邊突出我的鼻子，伸出我的手扶穩了還在擺動的小像，把死蒼蠅拋到地板上，用忿怒然而睡意的眼睛看他。他，却穿着雜色瑣絮的化裝服，繫着一條同樣質料的腰帶，頭上戴着有紅綫的編織的小帽，腳穿軟羊皮靴，繼續順牆邊走動，看着打着蒼蠅。

『當然我小，』我想，『但為什麼要打攪我呢？為什麼他不在佛洛佳的床邊打蒼蠅呢？看那里有多少蒼蠅呵！不，佛洛佳比我大。我是最小的——這就是他蹂躪我的原故。他一生所想的，只是要如何對我做出不愉快的事情，』我低語。『他明明看到他把我弄醒了，令我驚駭，使他裝作沒有注意到。可憎的人！他的化裝服和帽子和縫子都是可憎的！』